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曹勲祖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二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六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老成典刑之言

臣聞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

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全軍陷没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于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

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

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

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

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

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

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輙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轉對條上三事狀

並關經國之大者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

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
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
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
羣臣能否情偽非茍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
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
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
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
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

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獘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

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愼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傑愼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愼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愼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

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
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
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
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
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
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
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
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

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㫖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

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嘗

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内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嘆欲乞應奏廕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

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嘆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令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獘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

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右謹録奏聞
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畤狀

今使國家待宗室得如子瞻此議甚善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

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内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

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嘗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内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録奏聞伏候敇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近代往往有國子生及謁選人上書陳言輙與

隔絕甚且法生爲民等項區處殊非古之明目達聰之意唐宋太學諸生數得論列朝政得失本朝正統時如祭酒李勉逮獄監生猶得爲論

捄

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啟贄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尚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

敝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内太學内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畧有疎畧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

援據此乃内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内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内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關係國家大利害文字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

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

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之貧者未甞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

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
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
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
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
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
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
放則人户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

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撿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撿放其闕

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叚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輙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税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條貫至熈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惹

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
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
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
人量出令鹽課浩大告許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税則賞重納税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歳若
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
臣勘會密州鹽税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支捉
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

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戸及長引大客令上歷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敕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

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趍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縁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

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郤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茍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

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旣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救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

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刼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為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内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

偏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强刼强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

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僣之誅臣無任悚懷待罪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與徐州所上書意同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僣擬之志

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

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别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轂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

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為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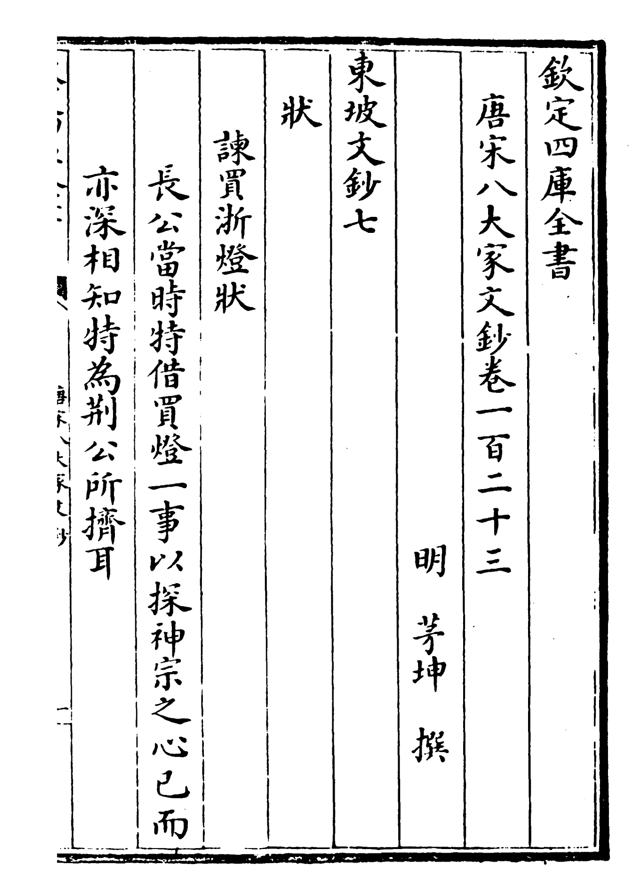
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

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

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切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捉擒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别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歴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

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三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七

狀

諫買浙燈狀

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已而亦深相知特為荆公所擠耳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

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

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

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廪雖此數事朝廷所决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歛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謗讟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于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縁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獘陛下縱出内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内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

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項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于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于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

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于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古之救災須喫緊先事而慮如此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于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歳之事是也若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縁天旱米貴而

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谷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

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于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于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饑殍者此無

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若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于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容散而

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𣁾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𣁾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往糶災傷之勢恐甚于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于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

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朝浪堤堰圩埕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閘有舉家田苗没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

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

絶數少熈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别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别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髙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𣁽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

臣等何補于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𣂏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于事伏

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

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民困吏弊措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堂

而旦夕誦之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

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

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

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于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蓽門圭竇矣自祖

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

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憐于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

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無虚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

知而轉運司窘于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税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于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

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税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頴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

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撿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于理合放而于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

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于理合放而于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公之兩守錢塘其功業于今猶有存者而其當時所畫一利害每每指悉如此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地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

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
本州則湖之葑合葢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
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
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
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
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
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
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

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

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歲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盖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

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
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
之憂豈有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
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
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
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
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抗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

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别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于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此一事予未嘗躬為相度覽睹當時所遺利害

而其言自有次若指掌

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度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度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

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泝沂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魚捕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于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于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

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于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于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

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
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于杭州之南蕩往
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
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
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
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
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
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

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黙已臣聞之父老童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内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

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鼋山河令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鼋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説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

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杭州召還乞郡狀

長公一生坎壈備于此狀不可不知

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

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于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羇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

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達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

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曽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鍜鍊不成而止臣縁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言醞釀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别留書與弟轍處

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于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于眨所不

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穜草

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
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
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黄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
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别致患禍又縁臂痛目昏
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
前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
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
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

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葢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顔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未聞弟轍為臺諫所

攻骰出屏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嫉忌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嫉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

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校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撿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

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
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
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
干犯天威謹俟斧質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四至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四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八

表啓

啓表之類惟歐陽公情多婉曲王荆公思多巉刻而三蘇則往往禁思者少僅錄數首以見其概云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違同河洛之符隷職其間省躬非據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嘗有志于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于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遂迫犬馬之疾力求閒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强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

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

謝宣召入院表

不如歐文忠公

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

之縻兼享太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杭州謝放罪表

長公往往以踈直得罪故其言多危多懼

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縁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于今日久已見傾于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

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于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一驚一喜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絏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

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寘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録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為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沾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盖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謝賜衣襖表

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吏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于天驕温詔下融遂流澌于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于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鵜之誚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寛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于江邊已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末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朕官奠篚響動佩章圉士效牽光生鞴策伏以三錫之重莫隆于車馬五采之貴兼施于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𦕅難强于馳騁枯木朽株本不願于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顔間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之

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于暮年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

服章在罰責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廢致于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于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于求賢平宮菲食而修于養士士豈輕于千里念匪其人言有重于兼金

當思所報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表

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厩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欵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晩年屢膺此寵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兢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于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綈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

自潔

謝兼侍讀表

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淸資厚祿以養不才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淸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怳

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旨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衆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

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内疚服寵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羣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謡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

杭州謝上表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于安養又欲少逃于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絶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愆過欲保全其終始凡弟孤立嘗親奉于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于晚節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啓

蘇長公中榜後士論喧嚷一番故其謝啓如此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于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

殄斯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

大夫之心是以羣噂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葢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顧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謝應中制科啓

此論宋時進士科及制科之兼舉為得其法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虚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于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于採聽而略于臨時兹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試而掩之于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于察舉而要之于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于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

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謬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輒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于家學為文不願于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禄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

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盖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説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謝賈朝奉啓

此必賈公過臨老蘇墓而長公陳謝者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挈去國葢二十年側聞松楸已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鷄誰副橋公
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閭里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
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嘆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
克垂洟于墓道昔禱今禬尚能鼓舞于民謡仰佩之深

力占難盡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内多名言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髙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懐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于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于前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

堂之舊欲使辭禄于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

于顔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脱屣塵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于

耒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

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為蓋其後必當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强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舍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係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

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忭之懷實倍倫等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覼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楩柟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

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践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于遠郡或尚滞留于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于罪戾僅齒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途亦為毀譽得喪必争之地名重則于實難副論髙則與世常疎故雖絶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

内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惷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四方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

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慚此葢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于碩鄙遇寵知懼庶不至于惰媮

謝王内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于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

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于繩撿比聲協句小亦合于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之賞鑒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

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勵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賀韓丞相啓

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于大

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于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于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為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蕞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羶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

肥擾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賴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邉徼若寒台候何似伏兾爲國善調寢興

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啓

情曲可掬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彊埸之憂才無豖于折衝愧已深于卧鎮敢緣厚德尚許兼容伏惟

其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答陳提刑啓

此以下竄南海時所作

逹竄島夷偶未書于鬼録逃歸空谷固喜聞于足音況清廟瑚璉之資為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輒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髙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

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良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嘘之力既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此必新命放歸時所作

竄流海國脫身羇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于心顔敢聞名于

左右豈謂其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于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衆之先魄但慚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為好

答王承議啓

以編管而逢故知情誼婉然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晝諾又覯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

流近傳卲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寵光葢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

亦自澹宕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項者海外澹乎葢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葢已寂寞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録陳人

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嘘之所及縱鞭箠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登州謝兩府啓

迂愚之守没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于麗譙山川炳燿傳夕烽于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安庸之濫據此葢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鈆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四